



恋恋 鲁西永

春十三少 / 著

在法国的红土城里
有一个女人的梦想，一个女人的隐忍，一个女人的寻觅

*Love
In Roussillon*

 译林出版社

恋恋 鲁西永

春十三少 / 著

 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恋恋鲁西永 / 春十三少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5447-1159-3

I. ①恋… II. ①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02706号



书 名 恋恋鲁西永
作 者 春十三少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策划编辑 果子李
特约编辑 李辛辞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170千字
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1159-3
定 价 29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第一章 梦中的山城 / 7

第二章 山居岁月 / 26

第三章 梦圆吕贝隆 / 44

第四章 午夜巴塞罗那 / 69

第五章 高迪之城 / 93

第六章 心动马德里 / 116

第七章 帕洛玛圣母节 / 137

第八章 命运转轮 / 158

第九章 玻璃之城 / 182

第十章 夜都 / 204

第十一章 离别曲 / 226

第十二章 恋恋鲁西永 / 240

尾声 / 275

番外Bonne année / 278

恋恋 鲁西永

春十三少 / 著

 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恋恋鲁西永 / 春十三少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5447-1159-3

I. ①恋… II. ①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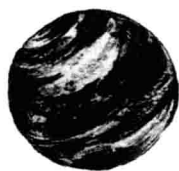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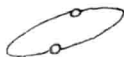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002706号

书 名 恋恋鲁西永
作 者 春十三少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策划编辑 果子李
特约编辑 李辛辞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170千字
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1159-3
定 价 29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你因为一座城爱上一个人
还是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



目录

第一章 梦中的山城 / 7

第二章 山居岁月 / 26

第三章 梦圆吕贝隆 / 44

第四章 午夜巴塞罗那 / 69

第五章 高迪之城 / 93

第六章 心动马德里 / 116

第七章 帕洛玛圣母节 / 137

第八章 命运转轮 / 158

第九章 玻璃之城 / 182

第十章 夜都 / 204

第十一章 离别曲 / 226

第十二章 恋恋鲁西永 / 240

尾声 / 275

番外Bonne année / 278

第一章

梦中的山城

“喂？”我站在巨大的香水广告牌前，看着上面的娜塔丽·波特曼。我小时候看过她和让·雷诺演的电影。那时她是一个瘦如竹竿的小女孩，凭着一股被命运磨练出来的戾气，勇敢地闯入了成人的世界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凝视广告牌上的她，发现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她的眼神里总是有一种让人难以接近的倔强。

电话响了三下之后就接通了，贺央那永远充满活力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

“到了吗？”

“到了。”大概是因为在飞机经济舱那窄小的座位里蜷缩了十几个小时的关系，我有点意兴阑珊，“刚到，取了行李。”

“你还好吧？”他听出我情绪不太高。

“还好，就是有点累。”此时此刻，我站在戴高乐机场的大厅里，不远处是

绵长的自动玻璃门，门外灿烂的阳光让我睁不开双眼。

“那你自己保重，”贺央说，“我得去喝下午茶了。”

听到他这样说，我终于忍不住笑起来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喝个下午茶竟然能被他说成像要去开会一样，不过最神奇的是，每次真正开会的时候，他通常会说“我有个会要开，但我决定还是在办公室睡觉……”要问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，其实我也很疑惑，根据他自己的说法，他是在银行工作，可到底什么银行可以轻松到如此让人妒忌的地步？甚至比我这个自由职业者还要自由！

我是一个英文翻译，同声传译或是文字翻译都做，反正只要有钱赚就什么活都接。每次我有工作的时候，都会忙个昏天黑地。如果是文稿翻译，还可以边译边做功课，一旦遇上活动或者会议就苦了，要事先了解相关背景资料，有时候碰上学术性的演讲简直让我抓狂。

可这就是工作，我得赚钱养活自己。

每当我被生活折磨得忍不住大倒苦水时，贺央总是嘻皮笑脸地说：“那就别做了，回去跟你家女王讨个饶，不就什么都有了？”

然后我和他都会扯着嘴笑笑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这是一个玩笑。

可如今，这个玩笑，已经不好笑了。

因为，我家那位女王，在半年前离开了我。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把她带走了。一切都那么突然，以致我至今还觉得她并没有走，而只是去了另一个地方。

出事那天，等我赶到医院时她已经说不出话。我吓坏了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真真正正地吓住了。她的额头、四肢都被白色的纱布包裹着，整个人无法动弹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，更无法接受躺在面前的是我那永远美丽坚定睿智的母亲，尽管以前我们吵得很凶，甚至还发过誓一辈子都不想看见她。

可是那一刻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很后悔曾对她说过这样的话，要是时光能够倒流，我肯定不会说任何一句让她伤心的话。

可是，谁都知道，时光是无法倒流的。

所以，三天之后，我带着深深的悔意和无措，送走了这世上我最亲的亲人。

可悲的是，在那之前的三年里，我和她都没怎么说过话。我总以为我们还有

几十年可以纠缠下去。我甚至还卑鄙地想过，以后如果我结婚了，我就对我丈夫说我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而如今，这成了现实，我却难过得要死。

我没有父亲，从一出生就没有。

也许有人会问：什么叫没有父亲？他死了？还是失踪了？

这个问题我也曾无数次地问过母亲，但得到的回答都是：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些。

这答案让我抓狂了很多年。

我母亲是一个神奇的女人。我不是说她像圣母玛利亚一样被圣洁的光照了一下就怀孕了，而是在现在，要做一个未婚母亲已属不易，更别说是她那个年代了。母亲她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人，对于谁是我父亲这一点，她从来闭口不谈。我外婆还没患痴呆症之前告诉我，母亲决定要把我生下来的那阵子，她和我外公用尽了一切办法，都无法让她改变决定，也无法让她开口透露一丝风声。最后外公外婆还是妥协了，这件事让他们很伤心。

这也难怪，母亲是他们的独生女，从小到大都优秀乖巧，冷不防来这么一出，任谁都受不了。可外公外婆对我非常好。他们非常爱我。我跟母亲翻脸之后，还跟他们住了一阵子，直到外婆的痴呆症犯了，二老不得不搬进养老院。

母亲的身后事是我去办的。外公外婆已是风烛残年，我只希望他们能平静安详地度完余生，所有繁杂的事情我都愿意帮他们承担。

在这件事上，我很感激贺央，他帮了我很大的忙。我们从小就认识，据说我刚生出来的时候，只有两岁的他就抱过我，还差点把我摔到地上。我号啕大哭，他被他爸狠狠揍了一顿，然后哭得比我还凶。

贺叔贺姨跟母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。我这位女强人母亲在自己还没开律师事务所之前，跟贺叔在法院共事了十多年。说实话我有点怕贺叔。可能是当了多年法官的缘故，他总是一脸严肃，正气凛然。所以我一般不敢跟他多说话。

贺姨却是个很爱笑的女人。我很喜欢她，因为她对贺央很好、很宽容，不像我母亲对我管教严格到令人发指的地步。可是后来贺姨不幸得了癌症，在那之后她性情有些改变。我去看过她好几次。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忧伤，不像以前那么明

媚爱笑了。我那时就想，原来生病真的会磨折一个人的意志，甚至改变性格，不知等我母亲体弱多病的时候，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。

可是谁也没想到，我连这一幕都没看到。贺姨的那场病拖了一年，而死神只留了三天时间给我和母亲告别，结果我还因为不知所措，什么也没有做。

葬礼上，我穿着一身黑色的连衣裙，那裙子是母亲的。我根本没有一条像样的黑色连衣裙。在我异常冷静地站在话筒前致悼词的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诡异，我竟然穿着母亲的裙子参加她的葬礼！之后，我就昏了过去。

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休息室里。头顶上方的空调呼呼地吹着冷风。

我无法抑制内心的痛苦，泪水像决堤般涌出来。我第一次觉得我的心像是缺了一块，孤单、寂寞、绝望笼罩了我，我觉得自己简直要疯了。

这个时候，有人拍了拍我的额头，然后搂住我的肩膀。我勉强移开自己遮在眼前的手臂，一片模糊之中，发现是贺央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有种错觉，好像我们又回到了很多年前。我哭得声嘶力竭，他一直陪着我，让我觉得安慰。

我哭了很久，哭到岔了气，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。最后贺央慌了，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，把我送进了医院。

我在医院住了两天，这期间他跟贺叔一起来看我。我却连一句客气的话也不想说，只是定定地看着窗外。

出院后我在家休息了两个星期，才又开始工作。半年后我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。

今年七月，我结束了手头上的所有工作，领了所有报酬，花了一天的时间整理好行李箱，登上了去巴黎的飞机。

除了贺央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此行的目的。

母亲在弥留的那三天里，时醒时睡。最后一天的半夜，她忽然叫了我的名字，我以为是错觉，但仔细听，真的是她在叫我！

我激动地飞扑了过去，大声说：“我在呢！我在！”

昏暗中，母亲勉强睁开了眼，看着我。我发现她的眼神混浊，脸上却带着浅

浅的微笑。我鼻子一酸，但还是忍着没有落泪，因为愚蠢的我当时竟然还以为女王总能挺过来，要是现在哭得唏哩哗啦，以后吵架的时候准会被她捉住把柄讥笑一番。

“你不是一直想知道……你爸爸是谁吗……”她艰难地开口说。

我们没少为这件事争吵。在我的初中时代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对于谁是我爸爸这个问题执着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。我甚至求贺央去偷听他爸妈的谈话，因为我坚信像贺叔贺姨跟我母亲关系这么好的朋友，肯定知道点什么。但结果还是令我失望。

后来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等到我大学毕业踏入社会，早就将这件事抛诸脑后。最近这些年，我甚至从没跟母亲提起过这事，但这天晚上她竟然在弥留之际，一字一句地对我说：“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爸爸是谁吗？”说这话时，她脸上有一种复杂的微笑，“去找他吧。”

“他在哪里？”其实我根本已经不想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她想告诉我什么。

“他在……”她看着我，浑浊的眼神忽然变得清澈，“他在鲁西永……”

“这就是，”她继续说，“你名字的由来……”

从戴高乐机场开往阿维尼翁的高铁缓缓驶进站台。我手里拿着打印出来的车票，上面写着名字的拼音：LU XI YONG。

鲁西永，这是一个有点男孩子气的名字。在我还处在为“谁是我父亲”这个问题疯狂的年纪里，我收集过一切有关姓鲁的男人的信息。母亲一直三缄其口。她不想说的事情谁也别想让她开口，我老早就知道这一点，因此不再问她任何问题。但我在心中暗自窃喜，至少她无法隐瞒我父亲姓鲁这个事实！

可是直到那一晚，我才明白，“鲁西永”是一个地名，是一座位于法国南部的小镇！

我不明白我父亲为什么会在那么遥远的地方，他和母亲是怎么相遇的？他们为什么没有在一起？事实上，对于谁是我父亲这个问题，我早已不再执着。我之前二十七年的人生里没有他，以后有没有也无所谓。但我还是踏上了找寻他的旅

途，因为我想知道我母亲不为人知的一面。

所以，与其说我是去找寻父亲，倒不如说，我是去找寻年轻时的母亲。

下车的人很多，好不容易等到所有人都走完，站台上的列车员已经开始吹哨示意大家赶紧上车，马上就要发车了。我前面的人不多，动作都很快，我一个人带着一个硕大的行李箱，有点艰难地登上列车，才刚站稳，车门就关了。

车厢与车厢连接的地方是给乘客放大件行李的架子，有上下两层，最下一层的都被放满了。我无法把箱子放到上层去，一转头发现车厢里非常空，于是决定带着箱子去座位上，反正有的是地方。谁知道刚走了一步，手上一轻，箱子被一个年轻男人自作主张地放到行李架上层去了。

我愕然地看着眼前这位“好心人”，发现他竟然长着一张典型的亚裔面孔——瘦长的脸型，不大不小的丹凤眼，皮肤晒得黝黑发亮，身材健硕。

看他的打扮，似乎不是像我这样出远门的，于是我默认他是当地人，友好又尴尬地用英文告诉他，很感谢他帮我的忙，但因为我到站也没办法独自把行李箱从上层行李架上拿下来，再说车厢又那么空，还是请他把箱子给我，我带到座位上就行。

谁知道这年轻男人看了我一眼，面无表情地用英文回答我，这趟车在下一站和里昂站会上来很多人，我把行李带到座位上会更麻烦。

说完，他就绕过我，径直去车厢里找座位了。

我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，心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我决定去车厢里坐下，远远地看到“好心人”坐在车厢的另一头。我按着车票上的座号找过去，竟然发现我的座位与他只隔着一个走廊。犹豫了几秒钟，我还是决定坐下。

“二哥你在磨蹭什么呢？”坐在靠窗座位上的是一个看上去像是大学生的男孩，身材有点魁梧，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。

原来也是中国人啊，我心想。

“来了。”“好心人”轻轻哼了一声，口音有点怪，“帮别人摆行李。”

男孩“哦”了一声，我却继续在心里嘀咕：“别人”有叫你摆吗？是你自作主张吧。